

长篇历史小说

李渔村
代云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李自成 夫山暮鍾

历史悬案揭密

中

人世沧桑缩影

长篇历史小说

I247.53/66
李自成

关山暮钟

代 李
云 渔
村
著

中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88722

- 十九 母女重逢
二十 窖藏财宝
二十一 马氏庄园
二十二 蝉、螳螂与黄雀
二十三 五千人受戮
二十四 隐痛阵阵
二十五 山沟探宝
二十六 炸山埋宝
二十七 空中鹰隼
二十八 屯垦风波
二十九 废除屯垦
三十 星月朦胧
三十一 吉星客棧
三十二 赶尸放蛊
三十三 推谷大礼
三十四 隆武末日
三十五 雨儿出生
三十六 潇湘夜雨
三十七 夜诛牛金星
三十八 红娘子出家
三十九 献忠之死
四十 张打铁, 李打铁

一 钟鼓自鸣

连续下了好几天的白雪，夹山已变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

正月过年的日子。在这尚未被战祸殃及的山村里，充满了安静与祥和的气氛。

农舍茅屋顶上铺着厚厚的白雪，与屋沿下滴着水珠的冰柱儿，相互争辉。

初九这天，雪停了，但天空依旧是一片浑浊，仿佛撒下了一张铅灰色的网。

夹山寺主殿院内，姚愚育和夏敏生两人，在打扫着石道上的积雪。

由于释然方丈圆寂时，未将方丈衣钵传给明道法师，明道法师把一肚子的怨气，泄在了姚愚育和夏敏生身上。他俩作为钟鼓僧，除了敲钟击鼓之外，还要打扫前后院石道，下伙房做些劈柴、挑水的重活。寺里的僧人很多看着过意不去，虽不敢明言，暗中却忿忿不平。倒是他俩并不在意，任劳任怨地干活，一副苦行僧忍辱负重的样子，很让人同情。

夏敏生挥着扫帚，靠近姚愚育，轻声道：“是不是该鸣钟鼓了？”

姚愚育压低声道：“别急，最好是在晚饭的时候。”

“别急，还别急，真叫人急死了！”夏敏生到底年纪小，有些沉不住气。

昨天寺里来了两位香客，在后院石道上把他俩拦住。他俩抬头一看，差一点嚷出声，原来两位香客是老营童子军的武教头李禅和李迪。李禅告诉他们，闯王进寺的计划提前了，要赶紧作好准备。当夜，他们便把李禅和李迪藏进了钟鼓楼顶梁夹壁中……现在，只要他俩举起手中扫帚，夹山寺内的钟鼓便会自鸣。

好不容易挨到开晚饭的时候，正殿内的三百多名和尚分在四个斋房用饭。

姚愚育和夏敏生很快吃完饭出了斋房，两人走到前院中，假装扫地，举起了手中扫帚。

“当！当！当！”，“咚！咚！咚！”夹山寺内的钟鼓突然一齐响了起来。

晨敲钟，暮击鼓。暮鼓早已敲过了，为何此刻钟鼓一齐响了起来？日暮时响钟，这可是特别的征兆！

斋房内的和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涌而出。

悟愿法师瞪着眼，向姚愚育和夏敏生道：“广仁、广义，你们怎么乱敲钟鼓？真是目无寺规！”

夏敏生装作害怕的样子，拖着扫帚躲到姚愚育身后。姚愚育低下头，扁着嘴道：“我俩没有敲钟鼓，真……的没敲！”

悟愿法师凶神恶煞地道：“没敲？没敲，钟鼓怎么会响？乱敲钟鼓，一定要好好惩治你们！”

觉慧一旁看不过意，忍不住道：“他俩明明在这里扫地嘛！”

悟愿法师一怔，急怒之间，他可没有想到这一点。

众和尚纷纷说道：“别冤枉广仁和广义，这钟鼓不是他俩敲的。”

悟愿法师火了：“不是他俩敲的，那……是谁敲的？”

夏敏生尖声说道：“是钟鼓自鸣！”

钟鼓自鸣！众和尚眼中闪烁出喜悦和希望的火光。

释然方丈要返世回寺了！两个多月来，众和尚吃尽了明道法师代理方丈的苦头，憋了一肚子的怒火，此刻自是喜出望外。

有和尚大声嚷道：“方丈要回来了！”

众和尚顿时发出一片欢呼声。

明道法师板着脸从斋房走出，目光扫过院坪。欢呼的和尚闭上了嘴，院内重新归于平静。

明道法师沉声问道：“寺内钟鼓自鸣，可是真的？”

没人回答他的话，悟愿法师支吾着道：“可能……是真的。”

“哼！”明道法师哼了一声，“我们去瞧瞧！”

明道法师领着众和尚来到了钟鼓楼前。他先围着钟鼓楼转了一圈，然后进入楼中察看。

姚愚育和夏敏生站在楼外，心扑腾狂跳，捏紧拳头的手心里渗出了汗水。他们担心明道法师看破楼内顶梁夹壁的秘密。

明道法师虽然狡诈，但他没想到小小年纪的广仁、广义，会在顶梁壁上做手脚，而且手脚做得特别巧妙，若不是事先知道，在梁壁上决看不出丝毫破绽。

明道法师从楼内走出，脸色阴沉得可怕。他在钟鼓楼里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但他坚信死去的人决不会再返世回来，钟鼓没人去敲也不会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被钟鼓声惊动的夹山寺七长老之首的乐昌大师与乐运大师，他们率着两个小沙弥匆匆赶到。

乐昌大师问：“出了什么事？”

明道法师尚未回答，许多和尚齐声道：“钟鼓自鸣！”

乐昌、乐运大师同时合掌，高声佛号：“阿弥陀佛！”

随即，乐昌大师朗声道：“方丈要回来了，通知各殿僧生准备迎接。”

“是。”众和尚散开，各自回堂准备，那股高兴劲，自不待说。

明道法师阴沉着脸，问乐昌大师道：“乐昌长老，你相信死去的人真会返世吗？”

乐昌大师正色道：“当然信，难道你不信方丈临终前的话？快去准备迎接方丈吧。”

明道法师没理他，却又问乐运大师道：“乐运长老，你相信钟鼓不用人敲会自鸣吗？”

乐运大师想了想道：“晚饭时是否有人偷入钟鼓楼敲钟击鼓，老衲不知，但众僧生对方丈临终之言，都是相信的。”

乐运大师说罢，便与乐昌大师匆匆地走了。

明道法师一双眼珠转动了几下，对悟愿法师道：“打发那两个小家伙到伙房去劈柴，派个人与我好好守住钟鼓楼。”

夹山寺热闹起来了，三殿的六百多名和尚纷纷清扫路上的积雪，打扫佛堂的清洁，把法缸里的水重新换过，香炉里点上香柱，等待迎接方丈返世归来。主殿还派出了三名小沙弥，在三殿门口迎接。

当日正午，不见方丈回来。

乐昌大师和众和尚在焦急盼望中，用过了午饭。明道法师依然阴沉着脸，但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下午，方丈还未回来。

因是新年，又大雪封山，从初一到初八，除了少数虔诚的信徒来寺烧香拜佛外，很少有香客进山。今天别说是香客，就连烧香的信徒也没见到一个。

乐昌大师和众和尚感到失望了。方丈不会回来了，今日晚饭时的钟鼓自鸣，必是哪个无聊和尚的恶作剧。

明道法师脸上有了笑容，他得意了。看来今日的钟鼓自鸣，只是偶然发生的事件，并不会影响他下个月正式登上方丈的宝座。

申牌时分，夕阳已经西下。

山里突然起风了。风搅着雪呼啸着在山间乱窜，积雪被风刮起在空中飘洒出一片白雾。

守在钟鼓楼前的觉远抱住了双肩，一阵哆嗦。冷，真是太冷了！

他在钟鼓楼前守了整整半天，悟愿法师只叫人给他送来了一碗冷饭。在冰天雪地里傻傻地站着挨冻，这滋味谁受得了？他又气又恼，满肚子的怨气没处发泄。

“妈的，就我好欺侮！”他跺着脚，合着双手哈气，暗自骂着。

“觉远师傅！”在白茫的风雪中，夏敏生像小精灵似的，出现在觉远面前。

“你来干什么？”觉远问。

夏敏生扁着嘴道：“来看你嘛。”

“看我？”觉远哈哈手，没好气地道，“我有什么好看的？”

夏敏生抬头看看天空：“我看方丈师傅是不会回来了。”

觉远点着头道：“我看也是，不过……”

夏敏生截住他的话问道：“你冷不冷？”

听到“冷”字，觉远打了个冷噤：“那还用说！”

“唉，说实在的，我见你站在这里半天了，一定会很冷，所以……”夏敏生说着，从后腰带上摘下一个酒葫芦。

“酒？”觉远睁大了眼，伸手就去抢酒葫芦。

夏敏生机灵地一闪身，撒腿就跑：“想暖身子就跟我来！”

觉远跟着钻进草棚。他立即感受到了两种刺激人的感觉。

第一，草棚里暖烘烘的。第二，草棚里充满了诱人的肉香。

他看到了一盆烧得旺旺的炭火，炭火上搁着一只瓦罐，罐里飘出的是他熟悉而久违的狗肉香气。

“广义，”他说话不禁有些口吃，“你……这是干什么？”

“请坐。”夏敏生指着搁在炭火旁的草垫，做了个“请”的手势。

觉远迟疑地在草垫上坐下，夏敏生把酒葫芦递给他道：“你好好享用吧。”

“哎，”觉远晃着酒葫芦，红着脸道，“我们出家人怎能吃狗肉？”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夏敏生戏弄地道，“你别装蒜了，你又不是没偷吃过狗肉，装什么假正经？”

觉远的脸更红了，“只是……”

夏敏生收起笑脸，作古正经地道：“我们兄弟能被收留在夹山寺，也幸亏了你和觉慧师傅，这份情我们兄弟是不会忘的。今天我们见你在雪地里站了一天，怕冻坏了你，所以才给你弄了这点吃的，你别有什么顾虑。”

小广义的这番话，使觉远放心了。他晃晃酒葫芦：“既然是这样，我就不客气了。”说罢，他拔开酒葫芦塞子，咕噜噜喝了一大口，然后揭开了瓦罐盖。

“觉远师傅，你喝吧，我要回伙房了，要是让悟愿法师发觉我不在，又要挨罚。”夏敏生望望草棚外，装出一副胆怯的样子。

觉远一口酒下肚，胆量壮了不少，摆摆手道：“你去吧，万一有什么事我担着。”

“嗯，”夏敏生赶紧往外走。他刚走到草棚帘门外，又听到棚内觉远嚼着狗肉的嘴里，传来一句模模糊糊的话：“谢……”

…谢你。”

此时，山路上出现了三个坐骑的身影。

这时候了，谁还会来山寺？仍留在寺院坪内张望的和尚困惑地想。

随着三坐骑身影的渐近，山风停了，雪花漫起的白雾消失了，四野再度恢复空寂。

坐骑走到了夹山寺前，踏上扫去了积雪的石板小路。

众和尚们目光看着端坐在第一匹马上的李自成，那庄严肃穆的神态，那不怒而威的神仪，那清高矜持的气概，不是释然方丈返世回来，还会是谁？

方丈回来了！院坪里的和尚惊呆在原地，痴痴地凝望着。

马蹄踩在石板道上，发出细碎的“得得”响声，在山寺院坪空中回荡。众和尚感到，每一声马蹄声，仿佛都敲在自己心上。

坐骑在夹山寺门前停住，李自成跃身下马，将缰绳交给身后下马的高立功和宋献策，迈步跨入了夹山寺。

等候在寺门后面的夏敏生，喊了一声：“方丈回来了！”

“方丈回来了，大家快出来迎接！”听到夏敏生的叫喊，小沙弥像是醒悟过来似的，一边喊，一边往寺里跑。

刹时，众和尚纷纷从殿堂、内院和房中出来，将李自成团团围住，一口一声“师傅”、“方丈”，喊个不停。

李自成佯装惊讶之状，说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在下只不过是过路之客，哪是你们什么师傅？”

夏敏生在人群中，尖着嗓子说：“你就是我们方丈返世归来！”

李自成故意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和尚们七嘴八舌，把释然方丈圆寂时的话告诉李自成。

李自成装着惊讶的样子，心里暗自佩服顾君恩的妙计。

高立功和宋献策牵马站在寺庙外，目光注视着寺院内情况的变化。

高立功左手挽着缰绳，右手按着藏在马鞍下的宝剑，眼里闪动着冷电似的棱芒。只要情况有异，他就会立即冲进寺中护驾。

宋献策微微颤抖的手，抓住了吊在马鞍垫布内的鸽笼门栓，两只小眼睛不住地转动着。只要寺内出现险情，他将立即打开笼门把鸽子放出。

见到腾空飞起的鸽子，早已潜伏在夹山寺附近山林中的李宏志、郝永忠，马上会率领由一百名士兵组成的卫队杀入寺中。这一百名老营战士中百里挑一选出的好手，个个英勇善战，骁悍无比，在战场上能以一当十，要对付寺里的这些和尚是稳操胜券。

然而，高立功和宋献策都不希望动手，因为李自成不愿意用武力夺寺。如果要用武力夺寺的话，李自成就不会要顾君恩在夹山寺下这么大的功夫了。

李自成听过和尚的讲叙后，装着疑惑不解的样子问道：“今天晚饭时寺内钟鼓自鸣，可是真的？”

众和尚正要回答，这时明道法师和乐昌大师、乐运大师等人来到院坪。众和尚急忙让开一条道。

明道法师走到李自成身前站定，目光冷如寒潭之水，直盯着李自成的脸。

李自成容气平静，脸上泛着一抹不经意的微笑，沉静地注视着明道法师。他目光中的那种傲然气势与轻蔑，使明道法师心里感到慌乱不安。

乐昌大师打量了一下李自成，然后问道：“施主从何处来？”

李自成仰望天空，用一种无奈的口气道：“从该来的地方

来。”

乐昌大师目芒一闪：“施主到何处去？”

李自成淡淡地道：“到该去的地方去。”

乐昌大师又问道：“施主可有目的地？”

李自成摇摇头：“天庐地舍，随遇而安。”

乐昌大师端然道：“施主可有平生之愿？”

李自成想了想道：“佛法普渡众生，德佑万物，乃上乘之
功果……”

“哈哈哈哈！”乐昌大师未待李自成说完，便发出一阵大笑，笑声响彻院空。

乐运大师拍着手，大声道：“方丈回来了，还不快下跪？”

众和尚正待跪下，却听得明道法师一声高喝：“且慢！”

乐昌大师面含愠怒：“明道法师，你想干什么？”

明道法师冷哼着道：“我不信他是释然方丈返世。”

悟愿法师跟着嚷道：“我也不信！”

乐昌大师气呼呼地道：“岂有此理！你们连释然方丈临终之言也不信？”

悟愿法师道：“这位施主今天进寺，与今天晚上钟鼓自鸣，也许只是个巧合。”

明道法师沉着脸道：“也许还是个阴谋。”

李自成微抿起嘴唇。这个明道法师果然不简单！

乐昌大师唬起脸：“你们如何才肯相信？”

明道法师望着掩映在树叶间的钟鼓楼楼顶，一字一顿地道：“要我相信，除非寺内钟鼓再次自鸣。”

夏敏生听到此话，立即悄悄溜出人群，抓起了搁在院角落里的扫帚。

寺内钟鼓会再次自鸣吗？众和尚疑惑不定，目光一齐投射向钟鼓楼。

明道法师嘴角扯出一丝阴冷的笑意。他坚信钟鼓再不会自鸣，因为这次钟鼓楼前有人在守卫。

夏敏生举起手中扫帚挥动了两下，然后迅即丢下扫帚回到人群中。

“当！当！当！……”钟楼上的大钟响了，接着“咚！咚！咚！”鼓楼上的巨鼓一齐轰鸣起来。

明明没有人上钟鼓楼去，钟声鼓声却骤然大作，其声訇然，震天动地，大有掀河撼岳之势。自古晨钟暮鼓，今日晨钟与暮鼓交鸣，这决非人力而是神灵所为！

众和尚包括乐昌大师、乐运大师、明道法师和悟愿法师在内，在震耳的钟鼓声中，全都目瞪口呆了。释然方丈临终之言，居然如此灵应！

钟鼓声响彻云霄，山鸣谷应，回声激荡。夕阳在钟鼓声中挣脱了云层的束缚，放出七彩霞光，夹山寺在钟鼓声中激动地颤栗。

明道法师的脸色如同灰土，攥紧拳头的十指在抽搐。他明白自己已陷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中。

众和尚在自鸣的钟鼓声中，纷纷跪倒在地，不住地向李自成磕头，呼喊：“拜见方丈！”

李自成见时机已到，便向众和尚拱着手道：“既然钟鼓自鸣，表明天意如此，我也就不再推辞了。各位弟子，请起来吧！”

他说话与举止之间有一种藐视一切的狂傲，但向众和尚拱手的姿态，却又那样的慈祥。众和尚被他既亲近又威严的神仪所折服，发出一阵出自内心的欢呼声。这才是夹山寺真正的方丈！

四尊者和七长老中的另五名长老，闻讯全都赶到了前寺院坪。留守在其余两殿的和尚听到钟鼓声也纷纷赶来。

草棚里正在大口喝酒、吃狗肉的觉远，听到钟鼓声先是一怔，随即从草垫上弹身跃起。不想他多喝了一口酒，动作稍一迟滞，手肘便将瓦罐碰落。瓦罐落在炭盆上，炭盆打翻了，飞溅的炭火星点燃了地上的干草。

觉远急了，一撩皂白袈裟，扑到干草上来回打了几个滚，将火压灭，然后匆匆奔出草棚。

当觉远赶到钟鼓楼时，钟鼓已不再响了。他跑进楼内四处察看了一番，什么也没有发现，只得快快回到楼前，惴惴不安地思索着怎样向明道法师，掩饰自己的失职。

半隐下山的夕阳，染红了满天白云，耀目的彩霞反照着峰顶上的皑皑积雪，幻化出绚丽多彩的光芒。

李自成南面而立，夕阳光照着他的背，幻化在他头顶上的霞光，就像是神佛脑后的那圈光轮。

“方丈！”

“阿弥陀佛！”

在一片呼喊与佛号声中，四尊者、七长老及众和尚，把李自成簇拥进了正殿。

高立功和宋献策也被迎客僧，连人带马引进了寺庙。

明道法师阴沉着脸，低声嘱咐了悟愿法师几句之后，独自匆匆去了钟鼓楼。

觉远依然站在钟鼓楼前，他挺胸直背地站着，目光机敏地注视着四周，一副十分忠于职守的样子。

明道法师走到觉远身前，犀利的目光盯着他问道：“你没有离开过这里吗？”

“没有，”觉远毫不犹豫地回答，“半步也没有离开过。”

明道法师执法严厉冷酷，寺里所有的和尚都怕他，因此他经过思考后，决定对自己的失职行为予以否认。

明道法师见他回答得如此肯定，不觉皱起了眉头：“那钟鼓自鸣是怎么回事？”

觉远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阵旋风刮来，楼内的钟鼓就响了。”

“哦，”明道法师眯着眼，一边思索，一边问道，“你进楼查看了没有？”

觉远目光闪了闪道：“那阵旋风刮得我睁不开眼，喘不过气，分不清东南西北，连站也站不稳，根本就摸不着楼门。待旋风过后，我喘过气来，辨清了方向时，楼里的钟鼓已不响了。”

“有这……种事？难道真是……”明道法师恍若梦呓一般地自语着，脸色十分难看。

此时，一阵风吹过，风中有酒的香气。

明道法师缩了缩鼻孔，眉毛陡地扬起，向觉远逼近一步。

觉远仓皇退后一步，脸色有些苍白：“是……真的。我说的都……是实话。”

明道法师看到了觉远皂白袈裟上沾着的干草，不觉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你辛苦了，回堂休息去吧。”

觉远先是一怔，随即脸上泛起笑容：“谢都监，哦！不是都监，是谢代理方丈！”

明道法师含笑地摆摆手，他似乎对觉远今天的忠于职守的表现，非常满意。

觉远转身走了，心中很是高兴。谢天谢地，总算是平安无事！

明道法师在钟鼓楼前站了片刻，然后走向坡下的草棚。

他在草棚里，发现了尚有余温的炭火盆，在干草堆中找出了酒葫芦和打碎了的瓦罐，还有未吃完的狗肉。

他立即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果然一切早在预谋之中。

他走出草棚，凝视着山坳落下的夕阳，鼻孔里发出一声冷哼：想要斗败我明道法师，没这么容易！

他的面色泛出一种青冷的光芒，在夕阳光下，与他那身黄色袈裟显得很不调和。

李自成在正殿参拜了大佛后，由四尊者引到后殿方丈房，在小沙弥的服侍下沐浴更衣。

房内右角的香炉里飘出缕缕轻烟，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檀香香气。

李自成闻到香气精神为之一振，有一种如饮醪醇的感觉。他立即判断出香炉里烧的是紫檀香，他在北京内宫佛殿中曾闻过这种檀香气息。据侍者介绍，檀香为常绿乔木，叶对生，椭圆形，圆锥花序，没有花瓣，核果呈球形，可提取药物或香料。檀香品种甚多，香气不一，印度紫檀香尤为珍品，不仅香气浓郁，还可提神祛病。没想到夹山寺内，也有这种名贵檀香。

房中央摆着一只浴桶，桶内热水腾起团团白雾。

两名小沙弥帮着李自成脱去衣服，扶入浴桶中，然后替他擦背揉洗。

李自成身为大顺军皇帝，被人侍候惯了，一举一动都显得极为自然，使得两个小沙弥更是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位施主便是释然方丈返世回寺。

浴水用中草药熬成，这是寺僧为返世方丈托魂肉体准备的洗尘水。

李自成在药水中洗过澡后，只觉得血流舒畅，百脉平和，路途中所有的疲劳全都消失了，体内充满了一股神奇的力量。寺庙中的沐浴药水，竟有如此灵应的功力，他心中暗自称奇不已。

小沙弥替他换了一件类似长老穿的黄底镶红袈裟。面对镜

子中蓄着长发，穿着袈裟的自己，忍不住一阵轻笑。

沐浴更衣后，小沙弥引李自成来到后殿小佛堂。

小佛堂内，四尊者、七长老、监院、堂主、副寺和四院律主等人，都在等候着他。

李自成走入堂中，众人只觉眼前一亮。在小佛堂神架的烛光照耀下，李自成脸上放射出湛湛神光，比入寺时更显得神采飞扬，卓尔不凡。

“拜见方丈！”四尊者和七长老率领众人向李自成施礼。

李自成这次没有推诿谦辞，他大大方方地受过众人拜礼后，合掌念了声“阿弥陀佛”，然后在留给他的方丈宝座上坐了下来。

李自成虽然在寺庙呆过几年，但从未当过方丈，不知此刻该说什么，于是干脆缄口不语。

乐昌大师与乐运大师等人交换了一个眼色，问李自成道：

“不知方丈何日雉发？”

李自成未加思索：“九日之后。”

他选定这个日子，是因为北伐大战将在这天正式打响。

乐昌大师扁扁嘴道：“方丈选定的日子是正月十八？”

李自成肯首道：“是的。”

乐昌大师与其它长老及四尊者，率众人一起站起，合掌道：“领法旨。”

乐昌大师随后请李自成到内斋房，进食斋膳。陪同李自成一同用膳的，有四尊者与七长老，其余和尚皆回各殿斋房进食。

内斋房中，高立功和宋献策早已就座。

斋膳非常丰富，共有十道斋菜。用面筋、香干与蔬菜做成的各种“素肉”菜，形象逼真，色香俱全，味道鲜美可口。

李自成在米脂万佛寺三年中，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富精